



调查在“握手楼”

■ 黄燕梅

8月的广州粘腻得出奇,台风过后暴雨依至,可惜没有带来丝丝凉意,却让空气愈发潮湿。在这样的季节里,广州11个区的调查员正全身心投入到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综合试点中。

作为南沙区统计局的一名调查员,我与另一位调查员组成搭档信心满满地踏上了密集得如同迷宫般的居民区,这里就是俗称的“握手楼”。楼与楼之间距离近得可怜,各类两轮交通工具在楼栋间狭窄的过道中频繁穿梭,我们常常只能侧着身体行走。雨水顺着铁皮屋檐滴湿我们的衣服,因为闷热,后背很快就被汗水浸湿,手里拿着的记录本也被雨水沾湿,字迹渐渐晕开,模糊不清。这样的环境对我们的意志也是个考验。

从前一天的摸查情况看,我们已经对能够联系上的调查户完成了登记。然而,这片区域很多楼栋大门都需要钥匙才能打开。在房东不在本栋居住且调查户无法事先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在单元门口“守株待兔”成了我们无计可施时相对有效的办法。我们在这潮湿闷热的环境中默默等待着,心中满是不确定和无奈。

等待了很久,终于一名刚下班的小伙子打开了楼栋大门,虽然他不是抽中的调查户,但让我们

得以进入楼栋并向被抽中的住户楼层进发。本楼栋是一幢楼梯房,当我们气喘吁吁爬到8楼时,恰巧主人 在家。轻轻叩响房门后表明身份:“您好!我们是社区调查员”,并在调查户打开门后向其出示证件和递出“致调查户的一封信”,耐心解释道:“目前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您是被抽中户,需要配合完成一份调查问卷”。调查户点了点头表示配合。我们一边观察调查户居住的房间,一边询问他是否一直一个人住在这里。随后,打开移动终端,以问答形式进行问卷录入。调查户十分配合,认真回答着每一个问题。遇到这样配合的调查户,让我们原本有些疲惫的身心再度充满了力量,更加专注地投入到调查工作中。

完成这户调查后,我们准备到隔壁楼栋碰碰运气。当我们下到三楼时,刚好透过走廊窗户看到隔壁楼栋的抽中户有一位阿姨正在洗碗。于是,我赶忙靠近窗前,用力挥挥手试图吸引阿姨的注意。待阿姨的目光投过来时,我急切又清晰地表明身份:“阿姨,我们是社区调查员,正在进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语调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急切。阿姨听明白了我们的来意,微微点了点头,随后便放下手中的活,下楼为我们开门。进门后,我们看到调查户的茶几上摆放着之前发放的一封

信,再次向她解释,此次前来是因为开展这项重要的抽样调查工作,阿姨微笑着说好。经过进一步确认,我们得知阿姨家是本楼栋的房主,且本户住有4人。我们耐心向阿姨解释,居住在本户的所有人员都需要进行登记。

然而,调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晚,阿姨的女儿正在单位加班,无法当面接受调查。在完成阿姨等3人的调查登记后,我们拨通了阿姨女儿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她警惕的声音,对我们的身份有所质疑。于是,我们再次向阿姨等3人现场出示调查员证件,请他们帮忙确认我们的身份,并温馨提醒可向社区确认。在我们的耐心解释和真诚沟通下,她的疑虑逐渐消除,最终配合我们完成了登记。当最后一个问题记录完毕,我们向调查户表达了诚挚感谢,感谢他们的理解、配合和支持。带着满满的成就感和重新燃起的信心,我们迈开大步,向着其他楼栋出发。

在这个闷热潮湿的夜晚,在这片密集的“握手楼”间,我们经历了期待、紧张、担忧和欣慰等各种情绪的交织。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调查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未来的调查之路或许还会充满着挑战,但只要怀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圆满完成。

(作者单位:广州市南沙区统计局)

夏日里的传承

■ 孙佳菲

清晨的露珠还在荷叶上打滚,我已经跟着农民工监测调查小队走进了千亩荷塘。荷塘里,采莲人王老汉正趟着齐腰深的湖水前进,他古铜色的手臂拨开层层荷叶,指尖轻轻一捻,饱满的莲蓬便应声而落。

“采莲要趁露水未干时。”王老汉抹了把汗,将莲蓬抛进腰间的竹篓。“老祖宗传下来的时辰,莲子的清甜能多留三分。”我翻开调查表记录着,忽然明白这看似简单的农活里,藏着多少代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

日头渐高,我们转到下一家。热浪裹挟着辛辣的姜香扑面而来,李婶正用丝瓜络清洗着黄姜,王叔将姜切片,铺在蚕匾里,姜片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三伏天晒姜,药性最好。”李婶抬起一片对着阳光端详,“我爷爷那会儿就用这个法子,现在机器烘干快是快,可药效差着呢。”我蹲下身,看见她布满老茧的指缝里还沾着新鲜的姜汁,场地周围拉起的晾衣绳上,挂满了梅干菜、豇豆、茄子……忽然觉得这晒场就像个露天实验室,验证着传统智慧的科学性。

正午的太阳最毒辣,可田里的耕作却不停歇。张大哥盯着屏幕不敢眨眼,新买的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空划出精准的航线,药雾在阳光下折射出细小的彩虹。“一箱药能顶二十个劳力!”他擦着额头的汗珠,突然快步走向田角——那里有片机械臂够不到的稻丛。只见他利落地背起老式喷雾器,压杆的手势依然带着祖传的节奏:“电子眼再尖,也认不得稻叶背面的蛄虫。”

田埂上的老村长眯起眼睛:“早年间全村人排队打药,现在后生按个键就行喽。”他抬手点点水渠边:“瞧见没?蜻蜓都躲着无人机飞,可照样落在小张的喷雾杆上。”药雾弥漫中,新科技的呼啸与老把式的稳健,在这方稻田里达成了奇妙的共生。

下午走访到卫生所时,门前已经排起长队。老中医正在配三伏贴,“冬病夏治是《黄帝内经》的法子。”他搅拌着药膏涂抹到敷料上,“但我们改良了透气敷料,过敏率从三成降到不足一成。”排队的大爷插话:“去年贴完,老寒腿冬天再没犯过。”众人笑声中,我记下这组数据,忽然意识到创新从来不是无源之水。

走访结束,天边的晚霞正烧得绚烂,将整个村庄染成橘红色。往回走时,老村长忽然说:“三十年前我做农调,靠的是算盘和钢笔。如今你们后生用这个……”他轻轻点了点我的平板电脑,“可乡下人说话的实在劲儿,跟这晚霞一样,多少年都不带变的。”晚霞爬上他的眼镜片,镜框里盛着两汪清亮的笑意。

回程时,眺望镀上鎏金的莲塘。我摩挲着平板电脑边缘的磨损痕迹,想起这一日见证的种种:晨露中的采莲,烈日下的晒姜,新旧农具并用的耕作,还有守正创新的三伏贴。统计调查何尝不是如此?从算盘到云计算,从纸质报表到大数据平台,变的只是调查真相的方式,那份对真实的追求却始终如一。就像夏日里这些鲜活的传承,既守着千年的智慧结晶,又融进了新时代的晨露,在变革中愈发枝繁叶茂。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嘉善调查队)

天马浴河

赵林博 摄



水乡记忆

■ 余国梁

记忆里的绍兴,总裹着一层湿漉漉的水汽。青石板路被晨露浸得发亮,乌篷船的橹声从巷口悠悠荡来,而鲁迅故里,是这汪水韵里最浓的一笔墨。

第一次跟着外婆去百草园,是个初夏的清晨。矮矮的泥墙根下,我学着课文里的样子,蹲在草丛里找蟋蟀,指尖触到带露的狗尾草,痒得直笑。外婆说,先生笔下的覆盆子,如今还长在园子角落。果然,在爬满藤蔓的老墙下,几颗艳红的果子藏在绿叶间,摘一颗放进嘴里,酸甜的汁水裹着草木香,瞬间把课本里的文字变成了舌尖的滋味。那时不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里的意境,只记得阳光穿过桑树叶,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三味书屋离百草园不远,沿着窄巷走几分钟就

到。推开那扇黑漆木门,墨香混着旧木的味道扑面而来。鲁迅先生的书桌摆在窗边,“早”字的刻痕虽淡,却像有股劲儿,让闹哄哄的我不自觉放轻了脚步。外婆指着屋角的戒尺,说以前的孩子读书要背书,背不出就要挨一下。我偷偷摸了摸戒尺,凉丝丝的,忽然就懂了课本里“人声鼎沸”的早读声,原来真的能穿过几十年的时光,落在这方小小的书屋里。

走出书屋,便是绍兴的魂——江南水乡。外婆常带我坐乌篷船,船娘戴着蓝布头巾,摇着橹哼起软软的越调。船儿划过窄窄的河道,两岸的白墙黑瓦慢慢后退,窗台上的兰花伸着懒腰,洗衣的妇人用木槌敲着衣裳,“啪嗒啪嗒”的声音和橹声、水声缠在一起。有时船过石桥,我会伸手去摸冰凉的桥洞石壁,外婆就笑着说:“慢些,小心掉下去喂鱼。”那时的水真清,能看见小鱼在船底游过,连倒影里的云,都跟着晃悠悠的。

到了傍晚,镇上的戏台子就热闹起来。越剧

的胡琴声一拉,街坊邻居就搬着小板凳围过来。我挤在外婆身边,看不懂戏文里的才子佳人,却喜欢看旦角水袖一甩,朱红的胭脂在灯光下亮闪闪的,连声音都像浸了蜜,软得能化在水里。外婆会跟着哼唱,偶尔给我讲“梁祝”的故事,说英台化蝶时,绍兴的花都会开得更艳。后来我才知道,这软糯的越调,唱的不仅是故事,更是绍兴人骨子里的温柔与坚韧。

如今再回绍兴,百草园的草木更盛了,三味书屋的墨香依旧,乌篷船还在河道里悠悠穿行,戏台上的越剧也还在唱。只是当年牵着我手的外婆,已不能再陪我寻覆盆子、听戏。但每当我走过青石板路,听见橹声或越调,童年的记忆就会像涨潮的水,漫过心头——原来那些刻在文字里的故乡,那些藏在水韵里的文化,早已跟着外婆的温度,融进了我的血脉里,代代相传、从未褪色。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丰城调查队)

山海交响之三餐诗画

■ 闫雷

在黄海与沂蒙山脉的褶皱间,赣榆如一枚被潮水打磨千年的贝壳,静静躺在苏鲁交界的海岸线上。这里既有海的咸涩与浪的奔放,又含山的温润与田的丰饶,两种气息在晨昏交替中交织,酿就了独属于这座滨海小城的味觉“密码”。从渔港的第一缕炊烟到夜市的最后一盏灯火,赣榆人用三餐丈量时光,将山海的馈赠化作舌尖上的四季流转。

晨光熹微时,渔港的脉搏最先跳动。凌晨四点,青口港的渔船划破墨色海面,马达声惊醒沉睡的鸥鸟。老渔民蹲在甲板上,手指在银亮的梭子蟹间翻飞,蟹壳碰撞发出清脆的“咔嚓”声。“这批蟹子肥,赶早市能卖个好价。”他边说边将捆好的蟹束递给岸上的媳妇。与此同时,文化路早市的煎饼摊已腾起热气,摊主的竹耙在鏊子上划出流畅的弧线,面糊从液态到薄如蝉翼的煎饼,仅需90秒。“咱赣榆煎饼,麦子得用鲁花小麦,水得是山泉

水,火候差半分都不成。”他笑着将刚摊好的煎饼叠成方形,金黄的外皮上布满细密的气孔,裹上现炒的虾皮与荠菜,便是赣榆最地道的早餐。不远处,“酥烧”铺里,发酵好的面团7次折叠刷油,投入滚烫的花生油中,酥皮在油锅里层层绽开,葱香混着麦香飘满整条街。

日头高悬处,山海风味在餐桌上交汇。正午的阳光洒在海鲜市场的琉璃瓦上,八爪鱼的触须在冰面上泛着冷光。摊主手持小刀,将活蹦乱跳的八爪鱼切成段,“生呛得用咱赣榆的朝天椒,辣得够劲才下饭。”她边说边将腌好的八爪鱼装入玻璃罐,红白相间的色泽引得路人驻足。秦淮人家酒楼里,“海鲜三绝”正上演味觉的狂欢:沙光鱼汤用山泉水炖足四小时,汤色如牛奶般醇白;酱爆八爪鱼裹着秘制黄豆酱,脆中带韧;生呛梭子蟹的蟹黄饱满如琥珀,入口先是海鲜的鲜甜,继而泛起辣椒的辛香。

暮色四合后,夜市的烟火点亮了归途。东关路夜市的霓虹灯亮起时,赣榆的夜晚才真正苏

醒。卖“煎饼卷小鱼”的老板掀开木桶,热气裹着小鱼的焦香扑面而来;隔壁的“大嘴巴”肉夹馍摊前,肉肉被切得薄如纸片,配以青椒与香菜;文化路美食街的凉粉摊上,豌豆淀粉制成的凉粉切条,淋上蒜水、醋与辣椒油,再配一把现炸的馓子;而不远处的百年老店里,本地山羊熬的汤色奶白无膻味,配着油酥烧饼,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慰藉。夏日的夜市里,冰镇的樱桃酒与现剥的螺蛳成为消暑“利器”,年轻人举着啤酒杯穿梭在摊位间,笑声与碰杯声交织成最生动的市井画卷。

从晨光中的煎饼摊到夜市里的海鲜宴,从渔港的潮汐到田间的麦浪,赣榆的舌尖记忆始终与山海同频。这座被海风浸润的城市用最真的方式诠释着“靠海吃海”的智慧——当潮水退去,沙滩上留下的不仅是贝壳,更有一代代人用味觉镌刻的生命记忆。在这里,每一口食物都是山海的馈赠,每一道风味都是时光的礼物。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赣榆调查队)



荷花

李辉 绘